

美術叢書

三集第二輯四冊



376590

13.8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我川書畫記依舊寫本刊

董文敏詩卷

女史箴文不錄張茂先

顧虎頭畫女史箴并書余刻其書於戲鴻堂帖大類子敬洛神十三行亦似虞永興意永興曾見之耳 其昌

天馬賦文不錄

此分宜家米跡也朱太保以勳奉得之尙方歲庚寅余見之中丞黃履常所後轉入高孝廉明水邇聞爲金沙于太學所購矣因有石刻漫爲臨之米書此賦余見三本學擘窠大字僅有此本字字皆可爲榜署米公自言大字如小字以勢爲主者

己未正月二十七日龍華道中乘快風書 其昌

題東佘山居圖寄陳徵君仲醇原詩有三十首曾見紙本於金陵  
百歲中來不自拈側身西望余峯尖論交雲雨今方見閱世陽秋晚更嚴危  
語逼人何咄咄大言是處可炎炎聞君近檢琅函祕已展紅牙第幾籤  
文伯頑仙儘自兼何須黃紙署名銜山開窈窕藏書洞逕翳荒榛避詔巖老  
衲或來煨榾榦橐駝時倩護松杉雖然豪氣屏除盡間詠荆軻未是緘  
箬笠扁舟白馬談浮生忽已鬢毵毵無能九出游其八不朽千秋共此三曲  
水竹林分左右青山賓主列東南此中但可吟風月百尺高樓一草庵  
端居突兀起毗嵐是處清涼現鉢彙漱石更兼芳潤六御風時見素雲三綠  
天牕有書經葉碧澗疏爲洗硯潭身隱無文眞用短試看碑□大江南

雀盈軒畫爲誰指着孔倪迂也自謙枯木悠悠憑隱几芙蓉片片見開簾即  
令呼馬能無應但說猶龍好用潛養鶴栽梅成底事未曾驅役老長鬚

清時豈有放江潭故里風煙不可堪已分浮家苕霅曲憶曾對宇峴亭南人  
間鳥道丸封一世事桑田海閱三福性出栖真不惡驪珠先已被君探

誰言司馬滯周南差比嵇康更不堪筆綵自開花七七樵青嘗掃徑三三多  
君素業尋塲壞何物閑勳抵石函如此盤桓成□老此山安得有林慙

徵君名姓徹宸巖谷飲巖栖寶不貪稱意沙鷗隨上下論才竹箭美東南盪  
胸震澤吞能九開徑柴桑兼有三儘爲草堂拈勝槩留將山史繼心談

頌酒深衷豈報慤二豪何以視耽耽將因巢許爲師友自與羲皇作子男清  
淺錦機裏轉七縱橫雅爵醉抖三孝標雖有傷時論未見山中此盍簪

鍾牙緬□到家慙試向瑤琴古調參懷友經春哦渭北教兒今日唉城南夢  
中蝴蝶花光溼池裏蟾蜍墨霧含隻鶴崎人形共影故應待我鼎爲三  
洗耳應停朝市談憂時詞客未爲慙遙聞羽檄飛遼左何日穹廬掃漠南虎  
豹愁人關自九馬牛更僕語成三希夷居士今如在高枕齊歌莫太慄  
瑤草金光向此探我來風日正清酣夷門布席恆虛左栗里懸窓故倚南竟  
有聲名輸第五恥將禪學說登三可知嘉遯能終吉龜策何勞季子叅  
平生揮麈解圍談名理尤從老境諳得失渾忘聞塞上春秋成癖有征南潛  
虛祇用龍初九忌滿何如月出三可道太空猶寂寞好立今已有玄譚  
十載村居傍釀鑊村農村老得相參玉壺觀世龜藏六竹簡讎書豕渡三只  
有陶公怡嶺上誰知劍客是圖南近來寶晉先王略不作蘭臺聚訟談

今古閑愁了不擔翛然方外有鸞驂谷名子午真盈一生守庚申不但三處

士占星常斗北詩人浥酒或箕南爲君署取涼心館若個游人肯細參

爲事丹鉛不種蘭閒將草木志稽含斬新松傲秦封五娟秀花開少室三流  
詠須臾成洛下詔圖早晚□江南憑君醉舞廻雙袖長泖驅爲拾月潭

忽憶驅車過楚潭德山猶有德山庵峩嶃鷺嶺衝天半直截牛車見佛三般  
若無知傳教外菩提非樹本宗南前身金栗如來是丈室相看已罷參

漸剪茆茨漸卓庵圖書成府亦潭潭詞壇懸幟多犇北古路先驅作指南常  
有玉晨咨賁十未聞石戶羨封三比來門外維舟慣不爲乘潮利涉盦

絹有餘素書所作余山詩足之其昌庚申七夕後一日書

右織絲闌絹本行楷書共一百九十七行天馬賦款後用紅文董其昌

白文太史氏二印庚申七夕後一行用紅文太史氏白文董其昌印二

印

文五峯秋原游曠詩意圖

龜原游曠 雁門文彭謹題

右白鹿紙題作隸書款作楷書款下用白文文彭之印壽承氏二印

戊子秋八月二十又五日爲東橋先生寫長洲文伯仁

右絹本高尺餘寬三尺款作楷書款下用紅文文伯仁白文文德承印

二印

秋原游曠卷引并詩

秋原游曠卷者錄碧峯謙集之詩也與是集者凡十有三人而爲詩之數亦

如之坐以齒而詩之序又如之憲長東橋顧公隱君攝泉許公實爲之主故不以齒先而予於諸君則稍長遂命引卷端爲圖者文君德承也諸君氏名各系於詩此不重列云

出郭逢秋入穿林憩午陰地幽花竹靜僧寂梵鐘沈共結攜文侶翻憐出世心廻車復城市應媿俗塵侵

嘉靖戊子秋仲旣望廬山段金

以下俱書於白鹿紙段作楷書十一行欵下用白文段氏子辛白石菴

二印

秋日宜山寺涼風吹酒卮崇岡圍樹色仄徑轉花枝楊護晴雲密鍾搖暮靄  
遲登臨有佳興落日更追隨 安定皇甫冲

右行草十六行款下用紅文華陽山人皇父子浚二印

慮澹已輕物逍遙唯賞心斷雲留古嶠鳴水激空林鳥戲珠旛影秋生玉殿  
陰翠微經百轉長嘯有遺音 王寵

右行草六行引首用紅文大雅堂璫印款下用白文王寵履吉父二印  
碧峯道人何處逢古原埋骨法堂空入門曲逕松杉黑戀郭斜陽殿閣紅秋  
寺留賓尙脩竹暮雲含雨不高風莫辭撫掌當筵醉尊酒天涯未許同 吳

下陸芝

右楷書五行款下用白文陸之私印紅文心遠齋二印

卉日秋容麗登游散旅情杜歌隨興發幽憇逐尋生巖壑重依樹雲霞暮入  
城更憐高眺處如在碧霄行 皇甫涍

右行草七行款下用紅文子安印

清秋涼動落梧天暇日登游列綺筵梵宇陰森深寶樹林塘澄澈茂金蓮江  
山平接烟波迴宮闕宏開錦繡連霞爛晚城猶促席觴歌容與慰高賢白悅

右行草六行引首用白文洛原楷印款下用白文中州白貞夫印楷印

又紅文芳茂山人一印

秋寺松杉冷晴原雲物新殊方偏感昔高處更傷神送酒杯無算摛毫藝絕  
倫異時懷宴賞何必媿前人 吳郡文嘉

右行草六行款下用白文文休承方印又紅文肇錫余以嘉名楷印

落日珠林迴秋雲玉殿浮高間自有侶寧惜酒杯稠 弘農楊伊志

右楷書三行款下用紅文辛夷館印方印

翠微藏古寺半壁走氤氳萬樹含秋色千山蒸白雲懃矣市朝想懷哉鸞鶴  
羣高賢諸夙賞長嘯欲論文彭城金用

右草書六行款下用白文金用私印金元賓印二方印

綠樹重門院紅棲敝翠微磴雲藏岫白巒氣襲人霏移席秋天迴行吟落日  
依醉看鍾阜色仍跨蹇驢歸 葆生文伯仁

右章草六行款下印文與圖內同

地勝牽幽興僧閒生道心昔年曾寄跡今日復登臨杉檜丹青古雲霞殿閣  
森愀予羈旅困乘醉一披襟 雁門文彭

右行草六行款下用半紅半白文彭印白文文氏壽承二方印

野寺堪游矚高亭快賞心秋風淨殘暑薄霧散輕陰閱世青山在勞生白髮

侵秋原多勝事俱付短長吟 摄泉許隣

右行草六行款下用白文許彥明印貽穀堂一方印

淨域秋如昔嘉賓盛在茲壺觴牽野興歌咏發巖姿殿古高雲積林虛夕照  
遲莫留殘醉去它日嘆睽離 東橋顧璘

右行草五行款下用紅文顧璘方印

三吳書翰冊

知歲終有襄事之舉不及臨穴悵恨曷勝適令岳叙州公行附上薄祭儀并  
文一通忿忿具此殊不盡意所要墓表只封志銘及平日事跡與奏疏來此  
外若用一物潤筆即非契舊之情也呵凍不他及寬拜徵明茂才大孝令兄  
同此祭文不及寫可令舍姪奕一寫爲妙十月二十七日

右行書十四行款下壓角有白文雪窗所得一印

銅盆承修整盛荷但不知所費幾何未敢率易奉酬若足下有去頭仍望留意發脫端木孝思字是眞者幸以少價收之適聞主司公搭廠牌已到足下知否草草奉復不宣璧頓首次明先生前輩

右栗色牋草書十一行

眷生吳一鵬再拜大中丞思翁老先生舅長臺下瀕行時拜辭恐反勞頓投刺門牆而返重辱滇南嘉品感感委頤家譜俟稍間當勉爲之附上嗣皇已於四月二十六日登極聞甚英明實天下蒼生之福月終當有詔赦頒至扶杖而往聽之眞太平樂事也朱彬父子惡黨俱已擒捕水村公甚爲士夫所惜當從輕典可知外錄抄沒朱寧財物單目贖貨一至於此覽之可駭敢以

奉觀暑熱萬惟爲道自重不備五月八日寓南都一鵬再拜

右行草十四行前款用硃文南夫方印後款用硃文白樓狹長印  
久不獲奉候歉歉清秋氣爽想道履佳勝爲慰文昌閣對聯諒已入梓第筆  
意草草殊不足副大觀耳令孫明歲將入南雍聞欲擇一經友沈唯菴僕門  
人也近以內艱家居渠亦欲輔一友以資館穀之費文學素贍德器溫雅令  
孫與之相處最是有益且僕非素知亦不欲以之相告也萬惟早賜尊裁幸  
甚容嗣布不一眷王問頓首拜海峯尊親家先生道誼門下

右栗色研花牋行草十五行款中蓋白文王問印方印

冗中久慢罪愧殊深卜二十六日敬治薄具奉屈從者少叙萬惟不拒早降  
幸甚辱契生張邦寄再拜太常宋大人先生契兄文從

右行書五行

頃從山中歸折得老梅數枝香氣可愛老夫囊空如水媿無尊酒相對取與  
門下一暫假少許乞示價容算元洲仁兄明頓首

右栗色紙行草五行

昨家兄侵晨發足遂不相得聞無緣申候道體深以爲悵頃得書知委曲垂  
念又承佳惠德周渥難以爲喻郡中餘賊尙可二十餘人已汛湖中計早晚  
亦當就擒不足患也常熟比亦甚急今不知如何審闔宅平善唯尤以恬漠  
得之未知何時一展積懷第白髮每櫛便得數莖皆通莖皓然以此爲懷如  
何獲長年也爲之慨然人行附啟申謝不一弟允文拜復檜谷仁兄雅望足

下外小扇醜作請教

右行草十六行款後用白文婁曲長印允文之印二印

果辱雲教多儀之賜無任銜感尊號圖固當爲知愛盡其能事况有尊命乎  
吾有廣南故人梁浮山者名孜梁老先生之孫也其人大雅多才近聞吾丈  
屬吏云有以中書榮還者想其人也梁公姻家有潘滋蘭者名光統二公皆  
以奇品蘭本相贈而苦無商人可帶期當特人親領今得吾丈樓船順載且  
有雅興主人必能保護來吳此奇花之逢也臨行或有書求附對使不敢一  
一尙有俟耳治再頓首

右行楷十三行

佳句皆晉唐格調捧誦歎服且慶詩社之有人也使旋先此謝教眷生顧夢

圭頓首復

右行草六行

欲少待苦有盛筵禮當回避不知先生亦有意□□之復來否也明日請陪得一勿以今日之我避避我文口直告

右行草五行

向日重擾尙未及謝茲者又承厚禮多感盛意但今年賀禮俱不敢受專此返璧乞心照幸甚兄希周奉復懋本京府賢弟

右楷書五行

拜別來倏爾彌旬傾渴之意殆若經歲今日舟過戚堰忽憶築滿正爾及期恨不從玉汝栗夫以致燕賀也因補留別共月菴詩回望玉延亭館真在天上但以寧親之心勢不自知其離索耳前在河霧遇張企翹極言諸路艱澁

渠自徐州登陸而來因亦勸戒如之及至昨晚又與錢世衡遇于交河道中  
亦如企翹之說承以官船易去期在臨清定計也家人行李已苦重累加之  
如此難行奈何奈何壽詩想皆登軸但乞分付文奐作急寄回須得封襲固  
密以防途中捎帶之失萬萬甥周庚頓首拜母舅鹿場先生侍右十月二日

右栗色研花牋行書十六行

有暇專望枉至所許大紙并爲帶來荷荷外具菲儀一封幸笑入燕翼頓首  
罄室至契丈侍史

右草書六行

親末起仁端肅書拜草庭親家尊侍別來□辱厚睨下情非筆札□□□到  
京不踰月遠藉雲庇得就高陽訓導於心甚慊但忝在諸高親之末誠爲有

玷也理命使然付不有枉十月二十日必之任矣區區惟恐末學無知弗勝  
其任又恨路遠憑迫不得回謝諸親殊爲怏怏耳茲因元吉榮回先此佈敬  
伏維心諒是禱十月一日親末起仁端肅再拜草庭親家尊侍令尊老太介  
庵舅公禹錫姑丈惟明伯公汝明親家文遠尊親德秀叔公等位希叱名致  
再三意起仁又拜

右行書十九行

孤哀子景暘稽颡啟殿讀徐先生大人門下老母背矣重勒垂吊道遠無由  
卽謝不勝哀感去秋九月後已發引營葬事幸訖此大事但入京領勘合一  
節未了耳令郎秋元此入場僕嘗扣之深爲得意且舉止老成不獨文章取  
高科而已健羨相見何時無任企仰伏維亮照不次八月十五日具

右草書十二行

贈篇遂得於河干卒業字字作金石聲顧贊譽語不敢當耳山水畫深秀脫俗何必減黃鶴山樵猶恨此來多俗客繁紲未盡談對之意九峯爲約佇俟并謝其昌頓首一扇附納

右栗色牋草書七行

弟屏空山今七十矣落落不能步籬外數十步遠近賢豪徒有天際之想常見翰墨於友人所詩中畫畫中詩直與古作者抗行恨不能與吾丈盤礴長松流水間塵尾酒樽相視而笑適真上人至捧接手書佳畫煙霏樹淡即倪迂復生亦不過此僕方以虛生爲愧勞生爲苦名筆相對正是却老良方然非韵士不出非好風晴日不懸草堂也感謝追想石竹兄癡絕今癡亦何可

得臨風不覺三嘆叔維尊丈教下弟儒頓首

右紅絲闌行草十五行起首鈐朱文儒子半印

熒惑入斗守二十日當有大赦今宮中將誕育意者爲前星之兆乎其他占候一筆抹去可也高廟實錄奉覽何所撰述幸有以教之弟謙益頓首子治兄博雅

右行書八行

山居久不過婁上無由會面秋來風雨中曾留立圃寓中惜不得一晤私心滿擬高捷悵惋良不可言然經魁竟出門下高足差足慰耳通家友嘉燧頓

首寅初世兄賢舊

右行書七行

僕舊年蒙恩陞職繼而河南公幹故不得奉書今不得吾希仁耗也自罹禍變以來益重竊祿之媿奈何奈何賤累多病已抱幼子還崑近牧家書云病彌劇客邊情況不問可知也未由會晤以道自愛不宣盛再拜希仁先生心契執事三月望日

右栗色牋行草十三行壓角有白文雪窗所得一印

巒巒梓人傳千萬借觀隨卽將去應禎拜手恥齋先生

右行書四行壓角有紅文張字圓印

昨抵舍不知見招匆匆還山承專使遠迎多感多感但敝庄租課未完趁此冬節前督迫之耳過此恐落遲局況此時已午十里匍匐過宅上却是酒闌人散矣何必局促如此四五日後僕入城來肯作一小飯款我何如呵呵元

賓昨府前別後還家矣違命有罪寵拜東斯山老弟學士

右藍色研花牋草書十二行壓角有紅文中心藏之方印

我川書畫記終

丁酉以來寓目記

董文敏公書卷

明董尙書行楷書唐詩宋詞合璧

無上真  
跡神品

初本三卷高文恪公合作一前詞二首後詩二首文恪跋一則詩四首

照

甲午  
四月

湧出華嚴自在雲秀華葉葉漾秋旻了知不作烟豪相八法如來屬此君

乙卯正月二十七日

繭紙昭陵闕古香一端雲錦屬香光曾經八景輿前拜親見天衣下鳳皇始信稱仙自有眞珊瑚骨節玉精神不教三斗塵銷盡碧落寧容著此身

照

丁酉  
八月

妍花在鏡香無著俊鵠千霄力透空未到此中真實位爭知施女有西東

乙卯正月十一日

消殘智勝如來墨寶札香光永不磨莫怪三千人拂席只緣未覩髻中珠

渝

照戊戌

七月

塚中禿管已盈千畫被裁蕉廿七年到此依然書不進始知王質少仙緣

丁未二月照

甲午四月題記時善降在側觀書乙未春善降下世是年四月入直內廷

自此至壬寅夏秋皆從

先皇灤河丁酉戊戌兩題皆在塞外雍正元年七夕重觀不勝慨然 照  
衣帶過江宣示表漆燈夜照屬王脩今霄偶記遺他日可得千年伴我不

壬子二月

右藏經紙行楷書第二段款下用白文張長卿張照二印

丁酉以來寓目記 終

墨記 依舊鈔本刊

宋韓青老農何蓮撰

烟香自有龍麝氣

西洛王迪隱君子也其墨法止用遠烟鹿膠二物鮮澤出陳瞻之右文潞公嘗從迪求墨久之持烟一匱見公且請以指按烟指起烟亦隨起曰此烟之最輕遠者乃抄烟以湯滌起揖公對啜云當自有龍麝氣真烟香也凡墨入龍麝皆奪烟香而引蒸溼反爲墨病俗子不知也

陳瞻傳異人膠法

陳瞻真定人初造墨遇異人傳和膠法因就山中古松取煤其用膠雖不及常和沈珪而置之溼潤初不蒸此其妙處也又受異人之教每斤止售半千

價雖廉而利常贏餘余嘗以萬錢就瞻取墨適非造墨時因返金而以斷裂  
不完者二十笏爲寄曰此因膠緊所致非深于墨不敢爲獻也試之果出常  
製之右余寶而用之并就真定公庫轉置得百笏自謂終身享之不盡忽焉  
南渡一掃無餘繼訪好事所藏蓋一二見也陳瞻在宣和閒已自貴重斤直  
五萬比其身在蓋百倍矣瞻死壻董仲淵因其法而加膠墨尤堅緻恨其即  
死流傳不多也董後有張順亦瞻壻而所製不及淵亦失瞻法云

潘谷墨仙揣囊知墨

潘谷賣墨都下元祐初余爲童子侍先君居武學在舍中谷嘗至負墨筐而  
酣詠自若每笏止取百錢或就而乞探筐取斷碎者與之不吝也其用膠亦  
不過五十兩之制遇溼不敗後傳谷醉飲郊外經日不歸家人求之坐于枯

井而死體皆柔軟疑其解化也東坡先生嘗贈之詩有一朝入海尋李白空  
看人閒畫墨仙之句蓋言其爲墨隱也山谷道人云潘生一日過余取所藏  
墨示之谷隔錦囊揣之曰此李承宴軟劑今不易得又揣一曰此谷二十年  
造者今精力不及無此墨也取視果然其小握子墨醫者云可入藥用亦藉  
其真氣之力也

漆烟對膠

沈珪嘉禾人初因販繪往來黃山有教之爲墨者以意用膠一出便有聲稱  
後又出意取古松煤雜用脂漆淬燒之得烟極精黑名爲漆烟每云韋仲將  
法止用五十兩之膠至李氏渡江始用對膠而祕不傳爲可恨一日與張處  
厚于居彥實家造墨而出灰池失早墨皆斷裂彥實以所用墨料精佳惜不

忍棄遂蒸浸以出故膠再以新膠和之墨成其堅如玉石因悟對膠法每視  
烟料而煎膠膠成和煤無一滴多寡也故其墨銘云沈珪對膠十年如石一  
點如漆者此最佳者也余識之蓋二十年矣其爲人有信義前後爲余製墨  
計數百笏庚子寇亂余避地嘉禾復與珪連牆而居日爲余言膠法并觀其  
手製雖得其大概至微妙處雖其子宴亦不能傳也珪年七十餘終晏先珪  
卒其法遂絕有持張孜墨較珪漆烟而勝者珪曰此非敵也乃取中光減膠  
一丸與孜墨竝而孜墨反出其下遠甚余扣之曰廷珪對膠于百年外方見  
勝妙蓋雖精烟膠多則色爲膠所蔽逮年遠膠力漸退而墨色始見耳若孜  
墨急于目前之售故用膠不多而烟墨不味若歲久膠盡則脫然無光如土  
炭耳孜墨用宜西北若入二浙一遇梅潤則敗矣滕令嘏監嘉禾酒時延致

珪甚厚令盡其藝既成卽小丸摩試而忽失所在後二年濬池得之其堅緻如故令嘏莊敏公之子所蓄古墨至多而有鑑裁因謂珪曰幸多自愛雖二李復生亦不能遠過也

洙泗之珍

東魯陳相作方圭樣銘之曰洙泗之珍墨也

二李膠法

紫珣國初時人得二李膠法出潘張之上其作玉梭樣銘曰紫珣東窯者士大夫得之蓋金玉比也

都下墨工

崇甯以來都下墨工如張孜陳昱關珪弟瑱郭遇皆有聲稱而精于樣製

買烟印號

黃山張處厚高景臨皆起竈作煤製墨爲世業其用遠烟魚膠所製佳者不減沈珪常和沈珪汪通輩或不自入山亦多即就一人買烟令渠用膠止各用印號耳

輒劑出光墨

九華朱觀亦善用膠作輒劑出光墨莊敏膝公作郡日令其子製銘曰愛山堂造者最佳子聰不逮其父

紫霄峯墨

大室常和其墨精緻與其人已見東坡先生所書極善用膠余嘗就和得數餅銘曰紫霄峯造者歲久磨處真可截紙子遇不爲五百年後名而減膠售

俗如江南徐熙作落墨花而子崇嗣取悅俗眼而作沒骨花敗其家法也

### 南海松煤

近世士人遊戲翰墨因其資地高韻創意出奇如晉韋仲將宋張永所製者故自不少然不皆手製加減指授善工而爲之耳如東坡先生在儋耳令潘衡所造銘曰海南松煤東坡法墨者是也其法或云每笏用金花煙餅脂數餅故墨色豔發勝用丹砂也

### 蘇浩然斷金碎玉

支離居士蘇澣浩然所製皆作松紋皴皮而堅緻如玉石余與其孫之南字仲容游其家所藏不過數笏而余于李漢臣丈得半笏持視仲容云真家寶也神廟朝高麗人入貢奏乞浩然墨詔取其家浩然止以十笏進呈之自珍

秘蓋如此世人有獲其寸許者如斷金碎玉乃爭相誇玩云大觀間劉無言取其製銘令沈珪作數百丸以遺好事及當朝貴人故今人所藏未必皆出浩然手製珪作此墨亦非世之墨工可及實可亂真也

寄寂堂墨如犀璧

晁季一生無他嗜獨見墨丸喜動眉宇其所製銘曰晁季一寄寂軒造者不減潘陳賀方回張秉道康爲章皆能精究和膠之法其製皆如犀璧也

精煙義墨

余嘗于章序臣家見一墨背列李承晏李惟益張谷潘谷四人名氏序臣云是王量提學所製患無佳墨取四家斷碎者又和膠成之自謂勝絕此其見遺者因語序臣曰此亦好奇之過也余聞之製墨之妙正在和膠今之造佳

墨者非不擇精烟而不能佳絕者膠法謬也如不善爲文而取五經之語以  
已意合而成章望其高古終不能佳也序臣又曰東坡先生亦嘗欲爲雪堂  
義墨何也余曰東坡蓋欲與衆共之而患其高下不一耳非所謂集衆美以  
爲善也

唐高宗鎮庫墨

近于內省任道源家見數種古墨皆生平未見多出御府所賜其家高者有  
唐高宗時鎮庫墨一笏重二斤許質堅如玉石銘曰永徽二年鎮庫墨而不  
著墨工姓氏

十三家墨

余爲兒時于彭門寇鈞國家見其先世所藏李廷珪下至潘谷十三家墨斷

珪殘璧璨然滿目其庭珪小挺歲久不見膠彩而書于紙間視之其墨皆非  
餘墨所及東坡先生臨郡日取試之爲書杜詩十三篇各于篇下書墨工姓  
名因第其品次云

墨工製名多蹈襲

重二年仲夏望天王寺給曰承鑑一卒驗車墨而小  
墨工製名多相蹈襲其偶然耶亦好事者冀其精藝追配前人故以重名之  
也南唐李廷珪子承宴今有沈珪珪子晏又有關珪國初張遇後有常遇和  
之子及有潘遇谷之子黟川布衣張谷所製得李氏法而世不多有同時有  
潘谷又永嘉葉谷作油煙與潭州胡景純相上下而膠法不及陳瞻之後又  
有梅瞻云耿德眞江南人所製精者不減沈珪惜其早死藏墨之家不多見  
也

雜取樺烟

三衢蔡瑣雖家世造墨而取煙和膠皆出衆工之下其煤或獨取樺煙爲之止取利目前也

油松煙相半則經久  
近世所用蒲大韶墨蓋油煙墨也後見續仲永言紹興初同中貴鄭幾仁諭少師吳玠于仙人關回舟自涪陵來大韶儒服手刺就船來謁因問油煙墨何得如是之堅久也大韶云亦半以松煙和之不爾則不得經久也

墨磨人

一日謁□季子于富春之法門寺出廷珪墨半笏爲示初不見膠彩云是其大父申公所藏者其墨匣亦作半笏樣規製古朴是百餘年物東坡先生所

謂非人磨墨墨磨人不虛語也

桐華煙如點漆

潭州胡景純專取桐油燒煙名桐花煙其製甚堅薄不爲外飾以眩俗眼大者不過數寸小者圓如錢大每磨研閒其光可鑑畫工寶之以點目瞳子如點漆云

廷珪四和墨

余偶與曾純父論李氏對膠法因語及嘉禾沈珪與居彥實造墨再和之妙純父曰頃于相州韓家見廷珪一墨曰臣廷珪四和墨則知對膠之法寓于此也

唐水部李慥製墨

王景源使君所寶古墨一笏蓋其先待制公所藏者背銘曰唐水部員外郎  
李愬製云諸李之祖也初□介然一見求以所用端石研易之景源久之方  
與後攜研至行朝有貴人欲以五萬錢易研景源竟惜不與也

○  
王景源使君所寶古墨一笏蓋其先待制公所藏者背銘曰唐水部員外郎  
李愬製云諸李之祖也初□介然一見求以所用端石研易之景源久之方  
與後攜研至行朝有貴人欲以五萬錢易研景源竟惜不與也

墨戲如點漆

酒外妙都說是此油畫無名那化烟丸其所傳不外能以政治服大  
者不過數寸小者限半尺每毫端點其光明鑿鑿五色之毫點目瞳子如  
點漆也

墨戲如點漆

余偶與友人論李氏新勝法因謂及斯天沈廷與居彦真造墨再和之妙  
與受筆時至唇拂朴晝以燭照五氣凝昇點畫點染皆得妙之法寓于  
毫端毫端之妙在於口念於手氣之以燭用熾幹之則入文武

墨記終

卷之三

續語堂論印彙錄

仁和魏錫曾稼孫撰

論印詩二十四首并序

余夙有印癖里居之日嘗與毛西堂何夙明朱芑孫諤卿諸君手拓  
丁黃蔣奚二陳之作裒然成譜其他名家手製別爲一集比歲遊常  
間搜訪如前聞見寢廣遭亂以來不復措意於此者一年矣邇從德  
園朱丈借書承以賴古堂殘譜見示雖闕軼過半自何雪漁以下尙  
得六七十人其中朱修能江嶠臣黃濟叔丁原躬諸家皆向所未見  
者愁病之中獲此巨觀就生平涉獵所及作論印詩二十四首其名  
雖盛而未及寓目與雖寓目而無所可否於吾心者從略焉

贊鼎遍天下俗至不可醫箋尾雙朱文秀華擢金支安得窺全豹撥霧南山

陲文彭三橋

得力漢官印親靈文國博一劍抉雲開萬弩壓潮落中林擢陷才身當畫麟閣何震主臣

仇血濺丹砂壯哉博士句如何干將鋒劃石少奇趣軒蘇而輕何阿好不足

據蘇宣爾宣爾宣少喜任俠仇人血濺丹砂紅李博士應徵贈  
句也蘇有專譜序中謂與主臣同師國博而爾宣獨得其秘

凡夫創草篆頗害斯籀法修能入印刻不使主臣壓朱文啟鈍丁行刀細如

搨朱簡修能修能爲趙凡夫製印甚多其篆法起訖處詩作牽絲頗與凡  
夫草篆相類何夙明嘗述尊甫夢華先生語云鈍丁印學從修能出今以

朱文刀法驗之良然

明詩半七子明印皆主臣千秋稱具體衆中最嶙峋諾責於櫟園周內傳

聲去

印人

梁泰千秋周櫟園印人傳於千秋  
多微詞蓋求其作印不得遂詆之爾

山農鑿花蕊璠璵黯無色笑把昆吾刀鵝脂受鐫刻雕人備冬官對之慚溺職江嶠臣

妥帖未排纂傾倒櫟下翁從生揚其波巨譜成飛鴻江南平遠山未足攀華

嵩黃經濟叔濟叔多平穩之  
似爲飛鴻堂一派所祖

晦翁和淵明薛氏易定武元長摹雪漁同此用心苦自連希錚錚多錢必善

賈程樸元長

蔑古陋相斯探索倉沮文文何變色起北宗張一軍雲雷鬱天半彝鼎光氤

氤程邃穆倩北宗黃小松印款

文何南宗穆

嶧山瘦硬意棗木肥不傳原躬自得師奏刀法秦權凌波洛水神吹氣藐姑

仙丁元公原躬

身依元都觀口誦黃庭經登壇習禹步峨冠戴華星金丹不換骨何由跨雲

輒丁良卯秋平

咄咄尙左生琢印如琢硯石質具侈剗字形隨轉變亂頭蠶服中姬姜終婉  
變高鳳翰西園

凡民與窮林學書驂斬如我觀凡民印古勝凡民書窮林亦能印銀章篆蟲

魚沈鳳凡民余舊藏窮林致凡民手札數十通中  
有印拓一紙作大篆下綴小字云銀章若此何如

蒙泉數印人高汪鈍丁亞瀟灑梅花幘芝泥漬林磧汪似勝于高結構差入

化高翔西唐汪士慎近人近日丁龍泓高西唐汪  
巢林力振古法一洗妍媚之習語見奚蒙泉印跋

健遜何長卿古勝吾子行寸鐵三千年秦漢兼元明請觀論印詩渾渾集大

成丁敬敬身

朱文六國幣白文兩漢碑沈浸金石中古采揚新姿姿媚亦何病不見倩盼

詩黃易秋盦

山人學佛人具有過師智印法硯林翁渾噩變奇恣瓣香擬杜韓三昧匪遊

戲蔣仁山堂

硯林丁居士印

猶浣花詩昌黎筆當其得意超秦漢而上友

之歸李文何

未足比擬又瓣香

硯林翁者不乏誰得其神得其髓乎皆山

堂印款中語秦漢語雖

似過當然其服膺至矣

冬花有殊致鶴渚無喧流蕭澹任天真靜與心手謀鄭虔擅三絕篆刻餘技

優奚岡鐵生

草法入篆法下筆風雷掣一縱而一橫十盪更十決笑彼薑芽手旋效蟲蠡

齋陳鴻壽曼生

秋堂師硯叟自謂得工整媞媞復纖纖未許康莊騁小印極精能芥子須彌境陳豫鍾秋堂

研窮洨長書小學署元士編排漢印字分韻見條理華寶備春秋操觚異率爾士印所著漢印分韻極精審

蠻叟愛完白遺譜慨星散纍纍押尾章朱光接炎漢鐫詩贈兩峰瑤瓊鬪璀璨

鄧琰石如鄧譜杳不可得余曾在荆溪任問渠家見其四體書冊八方亦無不佳少時刻印摹兩京最愛完

白鋒勁橫同時惟有陳曼生後來始知丁龍泓何子貞太史題龍泓詩幅句也張叔未叟舊以印譜見貽中有鄧作亂插繁枝向晴昊一紙其邊款

云中峯子某瓊瑤璀璨  
古浣子摹篆剛健婀娜

變化學秦印失則爲披猖長庚獨精整姽婳而安詳時擬荆山璽或仿蘭沱當胡唐長庚

始學求是齋材力實遠勝繼法種榆僊橫厲闢門徑安得三萬卷潤彼四千

乘趙之琛次閑

書賴古堂殘譜後

此爲櫟園未成之書櫟園喜篆刻就所得印拓輯備觀覽非有數十百本行世舊閱此書遊想而已辛酉歲辟地黃巖偶從朱德園部郎借書云有賴古堂殘譜急取視之則翦黏本白紙線訂十二冊所存才三十餘家其弁語皆楷書時無從覓刻本校對背憶文義不誤玩其書法則出國初人手而與櫟園不類又不押名字印頗生疑竇適予篋中携有櫟園寄黃濟叔札首鈐江上信天翁印而十二冊中黃譜尙存且列此作取校無毫髮差乃敢灼然信爲真譜細翫印拓多蟲蝕痕黏紙則堅好懸擬當日各譜大小長短未必一

律而弁語必櫟園手書

觀沈逢吉一則有誤  
字投筆等語可知

或歲久蟲傷不可收拾後人綴

輯其未蝕者補錄題字或經飛蚨人手取原本分一爲兩僞錄題字皆不可知然必非贗本也譜存余案數月思附名卷末會寇犯黃巖德園將奔辟急索譜去余亦倉卒來閩其後黃巖陷而旋復聞德園家業蕩然而家人以居鄉無恙不知彼時曾挈譜出否事閱三年見此書不勝今昔之感因將朱譜存佚各家分記於後其不能省憶者缺之刻印爲游戲之一數十家精神所寄獨恃朱譜或當不墮刼灰耳癸亥二月初十日識

文國博 朱譜缺余所見國博印獨其詩箋押尾文彭之印文壽承氏兩印真耳未谷先生論文氏父子印亦以書蹟爲據今人守其贗作可哂櫟園相去不遠所輯當不謬竟不得見則終不得見矣

何主臣 朱譜存有極拙類市刻者餘亦不甚可喜但覺較程氏所摹渾穆而已主臣胸中疑少書卷要之主臣前無主臣其才力勝人數倍所以盛傳雖有詆者終不可搖動

梁千秋 朱譜存類主臣工力甚深鈍丁老人有自作六面印以千秋所刻宜子孫等五面印爲之母舊聞王安伯丈以黃金等分易之余有拓本又朱芑孫處有千秋刻楚與此君共老一石余亦得其拓本今二石恐竝燬矣  
梁大年 朱譜存有故作剝蝕之病不如乃兄櫟園所論殊不公疑不得千秋印有夙嫌也

張穉恭 朱譜存中有貫一〇朱文小印作大篆仿秦余見之王君立三所

程穆倩 朱譜缺穆倩崛起文何之後真豪傑士余於亂後得其所刻一身  
詩酒債千里水雲情十字印其遺蹟世間亦頗有存者己未秋在荆谿晤王  
君立齋得見所藏程譜三百餘方大觀也 穆倩朱勝于白仿秦諸製蒼潤  
淵秀雖修能龍泓完白皆不及餘子無論矣

黃濟叔 朱譜存濟叔秀不至弱平不至庸巧不至纖熟不至俗然終有紆  
徐演漾之病不如修能有新意穆倩之蒼渾更非所及櫟園譽之過也 濟  
叔自在江嶠臣顧元方之右此乃平心之論後來飛鴻堂譜中間散印多近  
濟叔一派大約較主臣加秀加薄 余見朱譜成論印詩二十四首論濟叔  
云妥帖未排奡傾倒櫟下翁後生揚其波巨譜成飛鴻江南平遠山未足攀

華嵩

張大風 朱譜存甚秀庚申春二月于吳門吳紫榆明經應潛處見大風刻古農白文小印摹數紙今有存者其署款亦緻

程孟長 朱譜缺元素所摹主臣譜家滋伯從叔曾以不全本付余乃吾鄉黃孝子樹穀實廣仁義學者板口有廣仁義學藏書長木印亂後存會稽友人家不知存否

汪尹子 朱譜缺余所輯譜中有逍遙游白文滿白未見生氣亦庚申二月從紫榆摹得者款署萬厤甲寅二月作于琴河水榭汪關

江嶠臣 朱譜存嶠臣切玉如泥自是絕技多仿漢鑄且能作朱文無尋常玉印蹊徑但論印文則頗有疲喪之病蓋自負其能不欲受向來玉工範圍使玉不能見長則刻亦減色矣此乃因其名盛而苛論之所謂吹毛求疵近趙撫叔于溫州物色

一枚面作惜陰二字與朱譜相類旁署螭臣小楷一甚精

欽序三 朱譜存中有阮大誠印朱文四字

徐子固 所著印叢有心得昨歲於吳子沂案頭見其印彙

沈逢吉 朱譜無庚申春從紫榆處摹得大嘯秋雲白五字石過小不能佳  
顧元方 朱譜存恪守漢法惜其無自立處櫟園盛推之當以爾時仿漢者  
少耳

朱修能 朱譜存修能用凡夫草篆法筆畫起訖多作牽絲是其習氣從來  
所無如近時陳曼生刀法之缺蝕亦從來所無然兩君皆解人但不予以  
學步耳善學修能者惟丁鈍丁善學曼生者惟吾友趙撫叔不似之似難爲  
不知者道也

丁秋平 朱譜存秋平石刻余所見頗多乃墨守何氏者殊無生氣

陳文叔 文叔刻魯公二字朱文印作大篆張叔未丈曾以拓本畀余施大  
千刻誤學書劍薄遊人間白文印余亦從丈得一拓本皆習何派者

丁元公 朱譜存按丁元公字原躬嘉興人此云錢塘或因秋平而誤朱譜  
所存多徑寸印白文居十之九皆仿秦權秀逸絕倫非尋常所見鐵線俗派  
也十二册中余最愛原躬真不可無一不能有二者

書巴予籍別傳後

趙撝叔論印竝稱丁黃巴鄧龍泓行輩於吾家在高曾祖之間黃爲大父行  
並締交誼里居日曾手輯其譜鄧印多於書蹟見之獨巴作不得寓目十年  
前曾見其所藏石鼓文冊旁有題字又于市肆見畫冊一惜未諦觀印文撝

叔刻印今殆無匹嘗謂近作多類予藉適從譚仲修假閱容甫先生述學中  
列此傳因錄搃叔印橐末寄先河後海之意云癸亥正月晦日識

薛氏漢鐙跋

張鼎臣爲言沈從亭新得此種余亟假觀因承見貽百朋之錫也印宗雪漁  
佳在流逸無板滯之態其朱文少結構又字畫起筆多作尖鋒亦是習氣余  
謂在國初程穆倩丁元公張大風諸家之下在吾鄉丁秋平閩中吳平子魏  
伯建之上似尙持平櫟園欲位置何程之前同時推挹之言非定論也乙亥  
中秋後一日記

硯林印款書後

右硯林印款□十□則又黃蔣奚陳諸家印款□十□則多據何丈夙明澍

毛兄西堂庚朱君芑孫壽萱舊贈完拓輯錄稍有新增二十而一凡先生論印宗旨同時石交及偶然題署不恒見之別號龜可攷見其僅具年月姓字者略之嚴汰僞刻亦附存一二款似之作於後懲臆斷俟真鑒也丁譜拓款始自夙明尊人夢華先生故其家藏弆最富往時夙明頗據以傲人及西堂輯譜精出其上余與芑孫和之偶有以戲語巧構者何遂修憾於毛今三君子遭變毅魄並爲鬼雄當相視莫逆矣又夙明云鈍丁碎刀從明朱簡修能出余於黃巖朱丈亮忠所見賴古堂修能殘譜而信夙明語蓋得之庭聞前人論丁印無及此者同治己巳三月識

里中舊重丁黃蔣奚刻印丁刻之世守者惟振綺堂汪氏五石抱經堂盧氏三石小山居何氏三石補羅迦室趙氏一石餘率由飛蚨人萃歸王安伯丈

泰雖同時謝丈卜堂家枚戴君用伯以恆皆嗜丁印如性命竟無能抗衡也

庚辛亂後王氏廢宅出殘石若干謝戴及他氏儲藏僅存十一亦都易主今

確知丁印在世間煨燼奇零數不滿百獨振綺手澤如新耳其自余庚申歲

失于吳門者爲叢睦才與不才二石

才與不才是從陳君遇安借拓者同時失自藏借人古今印百餘紐黃小松先

生爲松窗春松兩從祖刻名氏印亦在此中嗣有沈君均初收得者知未盡墮劫灰然不可蹤迹矣

後丁君松生丙見貽徐堂

印信是謝丈舊物款面皆精亦失之閩中乃生平缺陷事也丁譜稱夢華館

藏本爲富顧其枕祕不示人就余及見是程堂屠氏壽松堂孫氏竹景盦趙

氏舊藏芑孫用伯新得

用伯所得是鈎本皆洋洋大觀都計在五六百以上而余手

輯古今印拓辛酉冬避地入閩盡携以行嗣爲夫己氏竊毛拓至精者百餘

幾空其羣今稍間副本補數十紙合前後所收才得二百有奇不知江浙間

遺石遺譜復出幾許猶憶道咸間四家印譜盛行幾於家寶一冊自罹兵火  
曩時同好惟用伯及朱君希穎存乙丑秋識松生亦同斯癖皆遠在二千里  
外近爲松生校刊硯林詩集因輯此卷暇日欲盡鈔四家印款目爲一書以  
存影迹牽連記之不異易安居士寓會稽土舍追話歸來堂起時也庚午四

月又識

飛鴻堂譜所收丁刻惟啟淑私印飛鴻堂藏秀峰賞鑒三印又張洪厓絕句  
大印又一白文界格大印是先生手製餘皆贊鼎蓋秀峯受同時作僞者之  
給也何輯丁黃印譜中飛鴻堂朱文三字即承秀峯之誤又武林寶古金井  
□梧葉一箇峯頭住一年朋友千里煙霞百靈五印亦僞其他僞石不可枚

舉張芑堂陳秋堂  
曼生皆嘗爲之近見傳鈔丁黃蔣奚板橋冬心曼生印譜一冊面文皆閒

散語款則紕繆支離并諸家時代先後交遊蹤迹亦未稍加攷證妄人所爲誠不足辨然傳之久遠懼或賤玉貴璣今求諸家真印何譜而外惟林雲棲曩輯名人集印傳子式栻近輯西冷六家印存雖掇采無多皆精審不少假借後之鑒賞者尙守斯二譜爲衣鉢乎是卷輯於同治己巳越十二年光緒辛巳始寫定付刊因復記此

題增補毛西堂手輯西冷六家印譜

鄉先輩丁黃蔣奚二陳篆刻前人多有論次近年新譜日出無精于毛君西堂者西堂之輯譜也一印入手息心危坐審視數四徐出手製印泥其泥入油少堅韌如粧粃以石就泥凡積百十秒許泥附于石乃就几面印之不藉他紙旣又翻石向上紙黏不脫視其未到處以指頂少研一不愜至再再不

愜至三三四不愜或至三四十次既得精妙一紙類次入譜不復再印卽強之印亦不得佳棄紙山積不自珍惜並供友人携取然西堂最不愜意者持較他本煥然十倍人得之者珍爲毛譜余嘗戲謂之曰君能事雖多終以印印爲第一西堂故負書名善鑒別古書畫喜吟小詩閒作墨筆花卉好談星命尤善弈亦能作印然無以易余言也初不拓款見余拓本輒戲爲之用畫家渲染法先積淡墨如雲如水點如雨下而不入於凹末少施以焦墨肥瘦明暗之間經營盡善余乃轉相仿倣精到或庶幾活潑終不及也余昔嗜印最篤曾枵腹行十數里無所得不悔西堂性舒緩然其求印不異饑渴之於飲食也西堂謂兩人駢相類每印印畢必留一贈余乃聽人取故余所得視諸同好爲備此本積十四年之久較西堂自存之譜面得十九款得十一毛

譜之中洋洋大觀其間余所增入者署明紙尾魚目之混懼爲明珠累也猶憶庚申亂後余寓越城仲冬五日西堂從諸暨來共飯飯畢出此本評覩良久未及十日富陽陷余踉蹌奔黃巖遂不復與相見昨歲聞其携眷旋里今故鄉復陷余夙知西堂內介必能見危授命其印譜素自寶愛往時朱芑孫願以二百金相易適然謝之阽危之中當如鄺湛若抱琴死矣嗟乎余與西堂過失相規緩急相告蓋非僅印林中友今西堂旣如彼而余漂泊海嶠母兄隔絕覲顏偷息不能表章大節掇拾遺著每愧無以對死友顧念諸家印石印譜今日墮劫灰者不知凡幾廣陵散絕後人將不復見真蹟此本幸存世間又精妙非他人比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爰亟付裝潢并詳弁其首後之得此譜者尙知開卷珍重不獨前輩精神賴以不墮而吾兩人當日奔

馳搜訪之瘁過從賞析之樂亦庶幾躍躍紙上而無恨于付託之不得其人

也烏虞唏矣

同治壬戌春識

錢叔蓋印譜跋

余於近日印刻中最服膺者莫如叔蓋錢先生善山水工書法尤嗜金石致力於篆隸其刻印以秦漢爲宗出入國朝丁蔣黃陳奚鄧諸家同時趙翁次閑方負盛名先生以異軍特起直出其上庚申之變闔門殉義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以擬先生人品與先生之印品殆無愧焉自先生歿十數年手製零落而聲譽益振余手拓其遺石竝乞朋好分餉凡得百數十紙黏綴成冊其少作晚歲頽唐之製別綴於後蓋重先生品誼節操不敢輕棄兼使究心篆刻者知此中與年增長隨時乖合之致一無可假借云

吳讓之印譜跋

儀徵吳翁初名廷鵬後以字行改號讓之又以其字下一字同御名今但署吳讓之讓之學書安吳包氏篆分刻印私淑完白篤守師說有兩漢經生風吾友趙子撝叔自負篆刻獨心折其工力嘗作印跋其側云近人能此者揚州吳熙載一人而已歎服如此余于去夏晤之泰州年六十五矣松身鶴髮神完有恃時憩僧舍爲人作書自給以目力衰不肯刻印余固強之爲撝叔刻二石爲余刻三石同好妒羨余夙有印癖寓泰無事因就所見輯譜得二十分讓之有喜色自跋如右後示撝叔分定內外編合者十九不合者十一撝叔謂吾兩人所定不必當讓之及前後印人意此十中之一亦不可强合旣而撝叔爲文弁首論皖浙印條理辨晳見者謂排讓之非也皖印爲北宗

浙爲南宗余嘗以鈍丁譜示讓之讓之不喜間及次閑不加菲薄後語撫叔  
因有此論蓋讓之生江南未徧觀丁黃作執曼生次閑譜爲浙派又以次閑  
年長先得名誠相輕且間一仿之欲示兼長其不喜鈍丁習也不病次閑時  
也撫叔之論所謂言豈一端亦非排讓之也文國博真譜不可見間存於書  
畫者實渾含南北兩宗其後名家皆皖產中惟修能朱簡碎刀爲鈍丁濫觴  
鈍丁之作鎔鑄秦漢元明古今一人然無意自別於皖黃蔣奚陳曼生繼起  
皆意多於法始有浙宗之目流及次閑直越規矩直自鄒爾而習次閑者未  
見丁譜自謂浙宗且以皖爲詬病無怪皖人知有陳趙不知其他余常謂浙  
宗後起而先亡者此也若完白書從印入印從書出其在皖宗爲奇品爲別  
幟讓之雖心摹手追猶愧具體工力之深當世無匹撫叔謂手指皆實斯稱

善鑒今日由浙入皖幾合兩宗爲一而仍樹浙幟者固推撝叔惜其好奇學力不副天資又不欲以印傳若至人書俱老豈直過讓之哉病未能也同治三年甲子十一月在福州識

完白書從印入撝叔語其云字畫疏處可走馬密處不可通風卽印林無等等呪鈍丁法修能何夙明述其先人夢華語黃巖朱氏藏賴古堂殘譜中有修能作信然

績語堂論印彙錄終

(B)

908.1

4435

1936

v.3

no.2

0376590

(B)  
908.1  
4435  
1936  
v.3  
no.2  
pt.4